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四十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A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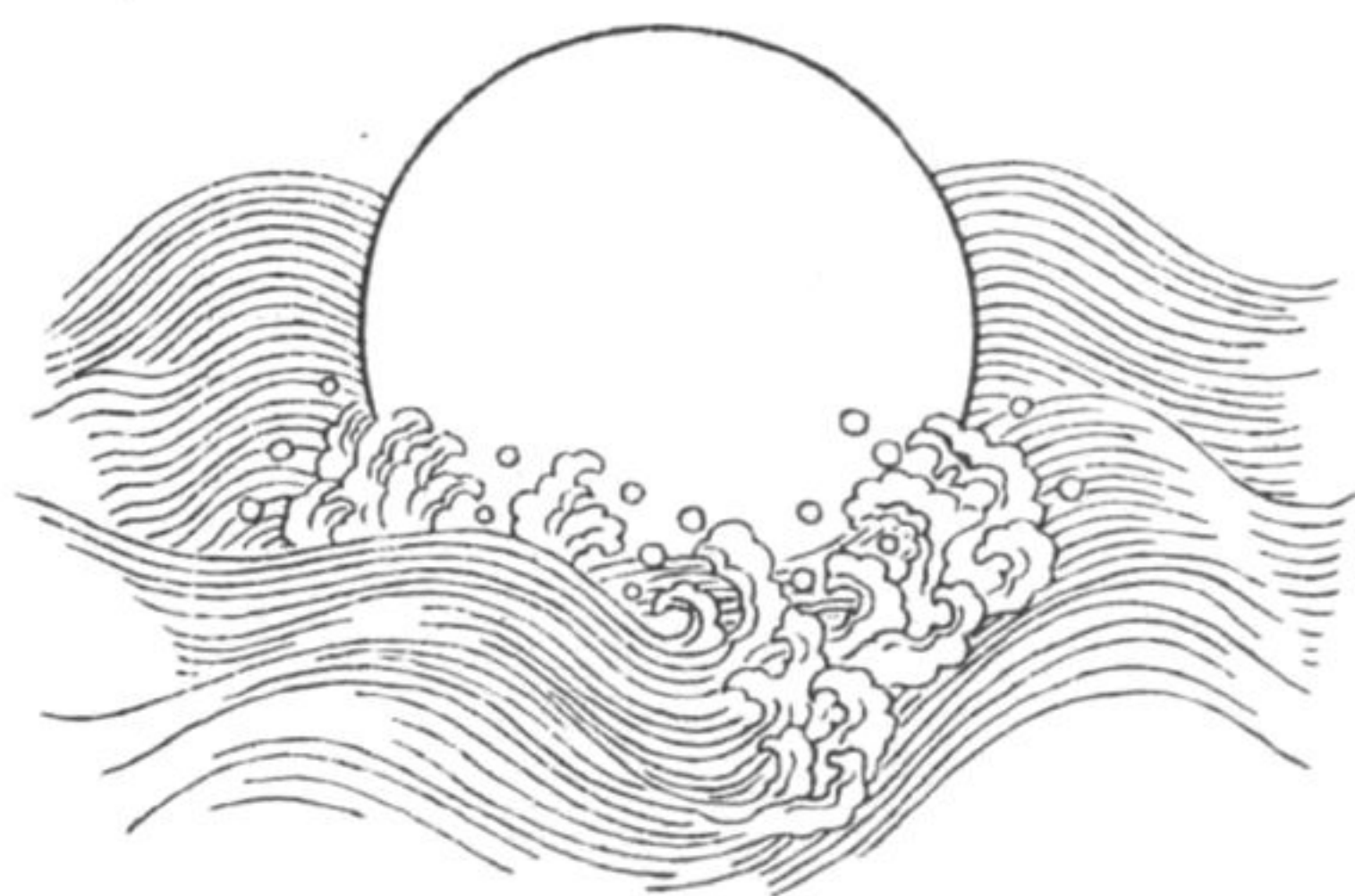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四十冊

黃山書社



(明)張佳胤 著

張居來集二十五卷

明萬曆十五年張宗載刻藍印本

居來先生集叙

東海屠隆長卿甫謨



夫物無盈器器無無量必無
而盈焉千百世偶有之玄造
不縱物以防汰不私物以戒
公余讀居來先生集竊擬于
天道夫陽燧赫鞬之寶赤堊

延津之需寧與凡物同貴哉
繼而若私必有以也先生西
蜀異人起家滑令以神明聞
入佐秩宗游登大僚數歷中
外餘三十年大都
廟堂開雲臺建鴻禮則置先生
交戟下而朝夕咨其大猷隱

國有非常緩急則出先生風
煙馬箠間而倉卒倚其石畫
頃海上脫中之徒謀於轉明
至辱反大吏姦氓東之橫掠
都市莫敢誰何業煩

朝廷東顧之憂凡出先生以少
司馬杖鉞開府至則用奇計

禽馘渠魁散其黨懷談笑指
顧而東南帖然方內召先生
無何而西北有事則又道彼
先生薊門提薊西諸將及解
裘而漁陽大捷至矣獻俘告
廟書勛祈常郁烈乎然哉
初廷蓋倚先生若左右臂載馳

載驅殆罷于奔命而先生所
至則又主持風雅弘獎人倫
推轂名士暇日或引元戎小
隊觴咏山間水涯流連日夕
懽矣忘歸蓋結文畫天下之
賢豪而登覽盡天下之靈壤
即薄牘填委高韻蕭然羽書
交馳意氣整暇門列戎士在
盈詞人出按營壘入譚羽袖
口不絕于軍政而手不輟于
篇翰雖孟德鄴都之風度公
武昌之雅方斯蔑如以故茲
為詩文往往天藻馳激玄思
神來氣必推堅才必破的東

髮與瑯邪歷下諸君子對壘
若晉楚治兵中原卒難主客
馮軾而觀者歟走下風所題
咏方輿佳山川時踐九州時
撫五岳山靈涵若軍實烏至
吐名理散朗神澄能使深源
掩口支公却步見于岳巖道
院雪簷禪師請文何其超超
玄著也古英雄提劍而起仰
扶浮雲俯斫海水功略茂矣
而或乏揆天之辭風雅勳士
篇抒鳳藻語苑紅果文心繁
矣而或缺經世之具名廟之
暖諸其亡事部不瞻之乎置

之立聲則枯山澤之曜駭磨
磨而擊雲霧標亦冷然矣投
之大事或審先生歟得其盛
身無數器峨眉劍閣之秀益
都參井之祥其畫集于先生
一人邪不佞隆以雕虫竊東
海虛聲其中故枵然無有也

而先生誤以為竹箭也者而
收之不佞銜國士之遇誠莫
知所以為報而先生乃以集
叙見屬且曰余文規尤太冲
待玄晏之文而不朽嗟嗟先
生之為太冲不啻過之矣不
佞高要也乎然然而不佞願

自許知先生之深矣靈明一竅
竄竊而出之何所不辯先生
心握上玄德超純白觸之機
駭推波流字于規中而動于
吹萬宜其道學勦業辭賦文
章收前詰之難無而成一人
之獸語含先生之翳流照若

道固然耳夫瀛海之波浸純
大地陂塘之潦涸不崇朝量
烏可同日語哉耽園史稱
賦而不聞大道雖甚汪洋則
陂塘之潦也

萬曆丁亥歲五月門人張

張居士集

書牘

答張太史子維

夏初接奉瑤函佐之文綺解衣等報之日者王鴻臚歸再領台教顧獎與太甚偏愛忘醜覺有慙色更蒙垂示志序遠覽成敗淵蘊不窮真如與常氏抵掌古今揆藻江漢之間序者紛紛當作衡官所譖小巫見大巫便欲神氣俱盡矣使遊土章藉賴不朽岷峨亦有光耶顧前稿已梓今再錄新製遣騎赴關中區氏梓之詞便顯主覽也尊人福履甚佳近買園並墾之傍叢林脩竹翠巘青川信是出塵之境時苦煩煥且未投馬稍俟雨餘招侶提壺酌壽於蒼碧之野令弟抱璞久淹喜飲風流吳愛門厚積受天之祐夫復何疑更去勒狀奉謝並布潤棕伏惟台照

報供山人

足下糠粃流俗霞舉青冥僕托交驩周旋帝里三載之間物我兩忘投逾膠膝亦信白首從遊餐露金莖已矣豈知小臣不法上千陰陽一麾中原吏卒為伍追感郊寺春然臨岐高雲挂落美人千里我懷何如逐自己哉別來日月不處片言未報訛傳足下揚帆既越常於絕國之無從也通有京諱趨藩將奉雲霧空谷莫音胡為來武新聲詩實為國展東歸仙史相結同心主得同歸起居無恙聊以自解獨念旅簪久淹舊造無量僕僕徒官能命駕手僕致而未改最是壽康神班毛種種已復委頓青城赤城吾與子俱有丹竈在焉百年生計何言寥寥也謹懷難既清觀乃申幸足下念之

與黎惟敬

發京時形影寥商含涕郊寺執手命觴以詳制情自棲陳蔡逾歲量移河中亦復二

霜曾未減書邇如秦越同袍之士乖阻
斯此風何可聞也緣親時禁束淫指極
毫流羽傷弓驚避曲木誠不敢操方寸之
言媒孤寒之疑爾別來萬事傷心朋輩零
落僅得明卿稍稍振顯顧橫眉降踵亦何
望永嘉高致我僕疎放素習足下知之不
謂苦我劇郡文牘瑛委牛馬應人賦書
憤廣坐舉杯相托之態氣然一無所售
令稽陶復作僕以何面孔向之今弟公
之器宜入承明胡為藩伯不厭人望喜
下移官清暇便得陸沉金馬不知併仰
臺秋雲莽互傍無和歌之客能不憇憇
高車乎僕不審起居為日已久幸以相
僕留滯首陽班毛種種開家山俱歸日
哀怨昔邵氏位不敵過六百石向子願
昏嫁事儘願學二子去矣關抱纓結未
萬一晤語何時益增感歎不宜
與孟得之

己未春抄伍山解携追念流光六易寒暑
別來人事興懷舊遊寥落仲木奄逝宗祀
無主造物弄人可為永嘆足下學過半豹
氣厭元龍置之紫庭必將垂光虹蜺垂
琬琰經生一第在足下視之猶折枝也乃
挾策十遊不達伯樂反令勦說席俗之徒
累累然焉宿儒而上之事闕氣運於足下
無與也僕少不自量嘗讀書觀古人奇偉
之節私心慕之往年棲遯郎署結密登臺
悲歌易水之側將謂陸沉金馬寄數千秋
何期恒耳孔多貴人側目一麾中原
僕託咎在自致於物何尤僕與藩伯
二霜每登中條瞻望大陸征雲不來
何堪一日錢芮城將奉翰貺美人千里
我喜發且得訊省起居賜響同聲
漢芮城高材雅望仰之十年茲色
此神君新聲燁然老製隣壤媿僕
龍雅咏伐檀質成之車使魏民和而頌

是區區耳久踈裁獲抱罪滋深時方行後
丙城謹托毫素少布積衷此後幸有錢使
往來望勿遐心

後王學甫中丞

城南言別客思依依每一臨高則高雲關
樹景雲在目使者西還遠拜台翰並及嘉
茗煮以龍門之漿坐對中條之月清香風
然寒生郡閣時無傳侶轉覺蕭索屏前亦
及佳稿行坐相攜讀之不置五言古列之

八居來山房

十九首亦復何別七言古格闊高本間或
出李杜奇正矣而攻之五言律求求雖語
沉融瀟遠酷似右丞七言律雄渾悲壯
以少陵又作高本劉鐵之調蓋錄胸中
據諸人故筆下吞甲吐乙不可擬擬來解
人也妄肆窺天重辱華要不敢不吐露
見其蒼然之色淵然之學公苦心數十年
某信不能草卒適言之也原稿已留作
式中間評品點漆字句不空但恐一返不

素統俟良觀出而觀之或者公樹掌大失
以某能窺其一斑也長公習舉子業盡合
轍主司安得舍此良璧次公奇璋之材不
意督學使者僅進之諸生鄙懷當執執不
樂然麟角鳳毛以次登顯此福澤延長寧
非慶門盛事哉日前使者未獲備復者
錢別俚言初未脫稿故不宜以空書走
近因行役諸邑署中公餘亂道十絕已入
下里之曲何當聆雅音也重錄近作一
事求斤削

八居來山房

與王參議子揚

中年一奉微言是使遠蔭庇者而一日
俯仰快哉其懷也嗣後類人兩至貽我
札佐之朕既又得關車騎逆華下錦衣
覽生人之樂何以易此某本聖儒知斯
無益世用柄事者授以鉤劇沈衆絕德
後豈不欲自策而抵掌優孟耶然耐情
短不下強恐識者目我為孝父愚妻爾

是馮藉寵靈竊以事適足矣南轅計何日
想與鷺花作伴使去並具不腆少代餽敬
仍不自量賦詩一章以辱行李

與林邦陽

僕結交足下十太年遊於形骸之外雖同
袍也昨歲起自廢罪與足下共事中原深
有得朋之慶遠傳郵報見足下在雲鎮
為鈍無復論矣古奇男子垂不朽者俱自
坎壈中來故浮沉流俗便卿相終焉去耳

况我輩目營四海心懷千古即不華要
而龍車關事業何限僕不為足下悲知足
下自當置置只世跡可畏我僕同縉衣
者行部計首夏乃還竊不得乘陳蔡之
下而歌送之一騷騷也今遣騎率往
言不宣心足下歸羅浮選一石以要我何
如

與吳明卿

宛丘一別歲序若馳三載之間片言未報

自足下兩移閩郡弟復留滯山右海雲塞
月涕焉何從以我之思足下知足下春奉
於弟也弟無他行能足下深知我老病關
大關牧政去秋徙我領上八汴得遇臺長
楊子薦章章連起居甚悉且云健少相得
極驩謂足下亦時念我不置又聞長嫂棄
惟遺此孤幼殊難為懷願遠道未能親其
慰爾計足下當途暇關連曾要弟若綴書
連兩騎運之疆界不意車馬出汴上而僕

抱書而還悵也何如弟自裁領本不堪
馬事喜陳穎同風弟稍稍識舉籍無太
拂人意處只奔馳太苦耳錄南畿諸院使
甚多弟駐顏僅七日餘盡隨驄馬客日了
磨折債也足下才氣擬古人想聞之父老
惟恐一日去足下迺沉抑既久遭會明時
第決意晉廣學吏必以待足下不意付
人也蜀亦有此缺弟日夕望足下但不審
當塗云何只恐我輩素不諳時學終難以

執券度人意爾聞足下別後再舉一子弟
八年不返室廬近遣使奉籃輿迎養慈親
又憚跋涉不果止遣大兒子來視天涯遊
子方寸甚亂弟於去歲荆婦舉一女長兒
舉一孫通家瑣語敢以聒聽子與來京否
于鱗元美二兄處待弟還穎方得走問時
正行部泚上望旌節無消息又恐從舊道
而南特馳使候諸汝中客囊羞澁殊無一
物托寄不腆復陶並蒲坂近作附獻左右
者

復嵩陽先生書

守河東時任良告還汝海先後奉書者三
嘗喜門客之情不即踈遠今通知此僕化
作殷生矣吳天瑞踰蒲關悉動履猶慰歸
時業已緘札此老數懸辭某亦窺察其微
乃止居嘗思先生不置遇花辰月夕便欲
從杖履環眺湖上不可卒得益令况致無
賴某帶蒲逾二霜無他行餘可表見直不

敢漁獵元元暇則選雷首片石携諸豪宗
而議論文墨事不尚法者面直之仍蜀大
斗故宗人昔號桀橫撓有司者稍稍懼
以文事蓋宗人好名喜品題蒲中長老學
士咸謂某得制貴宗之一奇也某自去秋
聞報攝戎領上除書限迫不能西嚮省親
慈親卜冬月初三日就任汴臺二十日携
家口駐穎川二十三日即奔趨滌泗楊鳳
間臘月念七日始還每語妻子此地去老
味近俟新年了賀節回即走人省闕起居
遽以正月初三日復行不意至泗水繡衣
使者下令行部郡邑某竟不得返矣曾遭
養老母昨蜀中人來老親怯犯峽口不遂
行喜善飯無恙遣大兒子來任計八年矣
子相離無第五兒感脾病呻吟在床屢請
諸御史輒難之蓋御史欲自大必使殊
吏晨夕磨折門下有應對則唯唯令諸
望之生栗不知某抱此骨肉痛切之念不

諒察矣過汴時憤子凝不第備詢其故
主司甚愛其文而更奇後場不作令人語竟
以策字售疑豈非命哉聞先生去冬產明
珠孫即又穎健不凡子玄捷音當在曉下
且計春來湖上萬花競芳正苦匏繫日夜
籌一便道之策殊無端倪使去聊具素書俟
得子玄報即馳騎往慶蒲改稿一冊呈教

復羅虞臣考功

辛酉天變黜罰不良甚幸聞過蒙顧導
載負除書拜違君父旋亦辭謁左右陳情
參商之隙時足下養病謝客未通晤言逆
命僕夫理策長往忽接珍貺載示雲緘語
痛腹心字皆手澤眷然戀戀之私喟然嘆
咄之氣厚矣厚矣某自下吏棲伏陳梁聞
足下遭罹家艱某辱在故吏且稱知己豈
不欲將奉束芻少洩哀痛迺羈旅遠臣抱
影省疚方斤逐京邑不敢輒有聞問緣鎮
孤踪殊涉簡嬾死罪死罪某別顏色且五

年常恐奉職無狀一旦竄伏草野使血氣
停鬱無以自白謹不避嚴重布諸執事某
嘗聞無鹽之女抱貞獨行媒妁不顧短於
容也荆山之璞蓋美舍靈匠氏而棄於
途也故士有脩於幽獨毀於彰彰而棄
之詞貽白首之恥是何異棲形迹而毀本
實哉某歷覽載記見古奇傑跡跡之士往
往累行無以自明徒令人拊膺嘆是氣
千載之下請云孰為為之孰令聽之悲哉
悲哉某西極聖儒少不稔重譽之聯榜無
關於用自庚戌釋褐佩印白馬適會嶺南
畧分投簡舊黨何多獨蒙優渥一時使者
累章先後交薦闕廷當日儒紳之林燕處
之間莫不知有白馬舍者蓋願聽波外鳴
金話吹壘所致然也敢謹款款繼後守職
方視草多暇坐暑中好覽當世奏記講求
輿圖遠國之略出則抱筆研朱款段烟
一二交遊扣頤噴典或形為詩翰發明情

志亦可以白首為郎矣不意殿寧太宰執
於獨聽毅然草疏移我禮樂之司切惟太
宰統百官均四海職否進退唯天子得以主
之某本寒微賤無天下之望卿相左右曾
無根柢視事不擇疎遠微加物色某何足
以當天下士則太宰氏之舉某誠公矣奈何
長於愛士短於處時當時雖幸之臣衛某不
出門下必欲決裂所為還却曾以此說
耳某當時愚謬反笑之至聽受議起宗伯
素公事之不可少宰焉公事之不可足下
為司功氏事之又不可竟斥出矣嗟乎風
帆破浪瞬息千里報銷滿漢立就枯朽數
者所遺於物何尤嗟京時所惠教札中有
云高才被枉解之無術此行勿自憂苦卿
見恩德慈奉誼超骨肉讀之潛如不覺淚
涕竊意足下素察拙直不能依靡贈言諄
懇永希自愛父母生我鮑子知我其敢忘
明惠耶某嘗觀古人如屈賈二子一不得

志輒抱悲憤竟作汨羅之鬼難迓長沙之
魂每痛之非之夫烈士不違時而致性者
子不履險以充人身者榮辱之寄也情者
萬物之天也何大何小其天各足此蒙叟
逍遙之談慨獲我心也已某昔佐定丘者逾
一年守藩坂者逾二年未嘗作世俗不堪
之容重違先師素位之誠去後移職汴上
提兵領水玄冬受勅視事江淮天念此
怯重二十餘年不以輕授一日為某破
曹何德能而徵吳過無乃心跡昭雪當
察所以去國之故而決西江之水活此
臣也耶况生達明世陽德方長天下
人倫懸衡萬類其於斯時不無披揚大焉
少資消滴則足下風音愛我望我謂何而
甘墮末路如此已也時行都郡上抽顧臣
廬浮雲在目美人千里奮翼無能方謀仲
紙馳情忽報德音先及數篇驚好略罪校
懷聊述區區嫌於長舌但願事之足久困

龍坂一遇伯樂安得無悲若足下柄事材
館某又宜遵承清禁屏息外服矣極恃知
遇狂發寡倫正欲肆石父之愚以顯上相
之度換王生之妾以高長者之名耳千萬
亮察死罪死罪某頓首

報何振卿提學

不奉英雄之論忽忽五年第自蒙斥逐幾
老中原追念舊遊冉冉獨落長途中獨足
下振采揚芬此心何嘗一日忘於左右乃

人壽長

十五

南北寥杳乘鴻難托弟去秋始移官汴東
擬兵額川之難宛丘道上逢鄉人周方伯
出示瑤函佐以兩刻雄詞傑特吞因吐還第
官望下風矣居官懷懷舊本不可人意
昨遊錄良奇難可喜然函夏靈區何限茲
書曾不足以當十之一二往年正與鄉里
長老楊用修先生議及謂宜括水經鄭註
英奇者更博陳耳目所睹記勒成一書掃
前遊錄之陋迺楊先生窺死漢中第復淺

薄難語此事今足下奉奉勝舉正慨素心
顧弟所經覽多秦晉河洛亦頗神志俱
有記容暇日次第筆之以答明問購足下
學政敏而有辨教而不私弟實諸彼中學
士大夫無慮十數歲輩輩之選云云
年依靡之耽沈剗殆盡足下真豪傑哉
陽志本吾里中舊典刻在滎東二字後松
更欲再為之佳冊索部作與華陽志數
衡齋時方借使者行部既准問許亦
還額不得卒取奉覽異必固寄也伯樂
齋志為地下郎矣可痛可痛續續為我
手何時更希嗣音以慰瞻瞻如何

復滁州胡侍郎汝茂

竊惟明公經術政業著在函夏某為諸
切嚮風焉自庚戌釋褐後未嘗少忘
之願時明公退處瑯琊山下某十餘年
跡亦復出入燕趙梁晉之間雖切剗是
附寤寐已矣去秋溫厚額川之命某

事即遵滁上請於應僮得側階次卿見明
公位列上卿家如寒士舊德古風人倫師
表不俟儀憲耿光而觀感深矣又切省候
緣事奔馳行役廣陵傳壽州將奉雲緘並
惠疏議益荷長者不棄庸愚且多獎進某
自顧不良承乏重寄今春備按院行部貴
邦真見其地街民困監司殊有慙色某嘗
將里甲冗費驛站外幫月夫橫派議呈某
單但州無良吏事事陋迹擇者通判署
理郡務諸事當皆責舉行務求便利古云
有治人無治法滁缺長吏萬望明公廉其
賢者乞諸銓司則無方之福上下並受其
敢恃知還不覺肆談並具不腆之儀少代
芹獻伏惟鑒諒狂斐幸甚幸甚

與趙汝師宮贊

生庸人也而冒無功之賞月來竊睹
又幸有明公在冀得規勉以補所闕矣

煩遠使貽我華軸鏘然四作通真雅頌願
生何人敢藉寵言夫以生之無當人人而
知之柰何明公言語妙天下而可托不朽
者假令千載而下信明公之言而謂生真
能軍旅者豈不誣耶然明公之愛人常過
而生之感忤無已敬勅狀附使者為謝前
具一札以寄元美不謂元美之使來矣讀
其書想其意真若天際其人殊以為快朝
廷之求舊元美之自愛可謂熙朝盛舉生
具書後更其志矣明公以道義交者想同
此懷臨紙不盡不盡

與曹提學

浙中以羔雁進此亦編氓不可廢之禮通
承優答感懷無盡惟不腆小邦文行無所
抵而天眷西顧借文星照之所謂齊魯西
南遠修文翁之烈斯道幸甚生去秋南歸
越事謂可息省不意復有薊門之役以蚤
具山此憂方大倘有緒論實企發覆偶值